



# 红绸包着的和平纪念章

付昌惠

魏巍在《谁是最可爱的人》中写道：“在朝鲜的每一天，我都被一些东西感动着；我的思想感情的潮水，在放纵奔流着；我想把一切东西都告诉给我祖国的朋友们。但我急于告诉你们的是我思想感情的一段重要经历，这就是我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今天再读他的文章，我的内心依然是激荡的，我敬仰英雄，因为荣耀来得太沉重，它是鲜活生命的悲壮与扼腕，是一个个战士为国赴死的责任与使命。

2021年年初，在远离城市的山村，我再次拜访史文云老人，他已经走过了九十多年春秋。苍苍白发，暮年忆烽烟，那份山河之重，致敬之情令我难以用语言表述。

他从屋子的最深角落里拿出一个小木盒。他打开木盒，再打开木盒里的红绸布，红绸布包着一枚和平纪念章，一枚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章，还有一枚抗美援朝勋章。相对战功赫赫的将领，他的勋章只有一枚。但是，当抗美援朝的志愿军与美军的王牌部队相遇，交战、厮杀时，那场战争的残酷是极致的。

他拿起这枚纪念章，拇指抚摸着它，深情地凝视，他的思绪回到了七十多年前朝鲜战场的惨烈。

是个大白天，我一个人去接线，保证前方与指挥部通信。我们的线路要通过一个平坝，平坝前面一小截就是敌人封锁的缺口。敌人的飞机左一趟右一趟地轰炸我们的电话线路。我快速地把两头的电线用钩子钩过来接起。前方的电话通了，接着又打电话给指挥部，汇报电话修好了，请首长放心，可以顺畅指挥了。登高器材挂在电线杆上，我紧紧钉在电线杆上，敌人的飞机第二轮又扫射过来，轰炸声太大，我的头昏得不得了，整个人紧紧抱住电线杆。这时电线又断了，又不通了，没办法，我只有又一次在敌人的轰炸中把首长的电话接通。就在这一瞬间，炸起来的石头打在我身上，幸好不是在头部，是打在了腿部，腿部受了重伤，死神挨着我过去了。鲜血顺着电杆直流，根本不知道疼，只是暗喜，我的第一次任务完成了，第二次任务也完成了。会不会有第三次呢，我赶紧挂上电话，问前方，前方是通着的，又问指挥部，指挥部也是通着的。这个时候我的头开始昏了，基本说不出话来，只听到首长在电话那头问我的身体有没有受伤，我不敢隐瞒我的伤势，如实汇报了的身体状况。首长发话说：“小同志，感谢你，你是光荣的，我们要通知你所在的党支部，接收你参加中国共产党，成为正式党员。”就这样，我在电杆上成为了正式党员。虽然我没有直接和敌人刀枪相拼，但是我的任务连着前方那么多战士的生命，这是一条生命线呀。

在战争年代，上了战场就不是自己的了，那时代才十七岁。他接着说，我从一丈多高的电杆上滑下来，脱下衣服撕下袖子，把腿上炸烂的皮肉一块一块拉拢又粘在脚杆上，用袖子缠起来，爬着走，再疼都不哼一声，不管路有多远，雪有多厚，敌人的封锁有多严，一个念头就是往前爬。还好，爬着爬着就遇到了志愿

军公路桥梁支队的车。我方的车又送我到临时医院包扎，包扎好又把我送到了我们仅仅只有三个人的线路通信组。

他讲到这里时，眼眶湿润了。他觉得能够活着回来，后来又亲历了国家的建设时期、改革时期、发展时期，一直到今天的新时期感到非常幸运。一个从死亡线上回来的幸存者，对生活的吃穿住行已经没有了太多的要求，他退休后就没有安居在城市，而是在他的老家会泽县迤车镇迤北村安享晚年。每天早晚他绕着小河边呼吸着清新的空气，看田地里的蚕豆花、豌豆花开，看着大自然编织在小河边的绿藤条他已经心满意足了。现在对他来说不管有没有人记得他，或者在意他，他都觉得是一种奢侈。他说，如果七十多年前那一颗颗杀伤弹的信管没有被人取下了失效，他早已成了炮灰湮灭在那片焦土中，不可能活着回到祖国，回到这小屋过着安静的生活。

当时，谁也不知道那次杀伤弹的信管是被什么人取消的？但是他明白那一颗颗被炸下来的杀伤弹没有爆炸，让他们的生命有着呼吸。

他继续回忆说，那次夜间执行任务，我负责的线路有三十多公里，平原全是敌人封锁了，只有顺着山走，进森林里走。来剪线搞破坏的特务也防着我们，我们也要防着他们。有的时候是东边线，西边线都被剪断了，我只有把备用线接上，前方坏了查前方，后方坏了查后方，接好就要抓紧时间汇报，请首长通话。执行任务时，不管天有多黑，雪有多深，我们背上登高器材，背上电话机电话线，还要背干粮、拿枪、拿手榴弹、拿五节电池的筒筒出发。全身背满挂满，饿了渴了就抓把雪吃。雪漫过膝盖，深一脚浅一脚，滚在山沟又爬起来。完成任务是第一，保护首长的指挥是重中之重。在参加这项任务时，我就已经通过了上级信任与考验。到了部队就服从领导、服从组织。

从平壤到公安一师到底有多远，估计有上百公里路。我们的行动都在夜里，我们把敌人的侦察机都叫做“老病号”，为的是增加自己的信心。“老病号”看到一只小动物都要打。封锁非常严，我们通信大姐牺牲了两个战友。我们去前方架电线前，指挥部到西海岸前哨阵地，都要从平壤的重点封锁线经过，赶着马车，开着大车，拉着设备设施到前线。大冬天，我们准备五尺白布，举着白布走，用来迷惑敌人。听到飞机一来，立马从车上跳下壕沟里趴下，白布盖在身上，等飞机走了又起来。

我问史文云老人，在战场上，害怕死亡吗？他沉重地说，我是看着我的战友牺牲的。机关枪扫过来，打在他们身上，他们没有声音就倒下了。有的大腿被打成两段，疼得在地上翻滚，活着比死了还艰难。那个时候我们只是忙着抢救，根本不容许我们害怕，上了战场就不考虑生死死了。

我是独儿子，人家劝我不要参军，如果牺牲了后就继无人。我说，一旦牺牲了也是光荣的，我是为祖国牺牲的，我的爸爸妈妈也是光荣的。

说起他的爸爸妈妈，史文云老人再次哽咽了。

那时，我的爸爸妈妈是生活在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的会泽迤车镇的穷苦地方，是地主家的长工，做的是脏活累活，吃的是糠菜粗粮。我六岁时就帮地主家放羊喂猪，晚上不肯柴草回来就要挨饿挨打。六岁到十四岁没有穿过鞋子，光着腿，半截膀子在外，手指常年开裂。大约到了十五六岁，共产党救了我们。在我家这个地方，我是第一个被党组织要去的人。后来，我的爸爸病故了。安葬了父亲，我毅然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38军公安一师，部队要开往镇南关把守祖国的南大门。

38军一部分往广西走，我们在广西中越边界十万大山一带追剿匪徒残余。在广西一年就完成追剿任务。1950年12月我接受任务参加抗美援朝到广西集中，后又到广东学习，组织就挑选我去学习有线电通信技术，分到了团司令部的指挥部。

我记得我们是1951年7月出发的。那一天，坐火车，从广东曲江出发，到了鸭绿江的桥头，连夜上了开往仁川。我是38军公安一师的，公安一师有六个团，我是32团4支队。当时，我们公安一师又要打仗，又要负责反击敌特在各条战线上的破坏工作，每天敌人的机关枪哒哒哒哒的。后来从各个团中又抽调一个人组成通信队，负责检查各个地方各个指挥所的通信设施情况，保证首长电话随时畅通，保证前方汇报畅通。

有一次检查完线路，我们通过平壤回到住的地方仁川。路途中，夜间敌人的飞机在侦察，照明灯一照，亮晃晃的，地上有个五分硬币都看得清清楚楚。敌人只要看到有车，机关枪就扫射不停，杀伤弹顺着公路丢。我们只好关闭着灯，摸黑开车。敌人的机关枪扫射着，只看到路两边的雪上冒出蓝光火花。子弹打在汽车两边、后边，只听到咣咣响。

突然，只见杀伤弹一铺拉过来，大家都说，完了完了。当时我眼前一片黑暗，脑子一片空白，觉得已经死亡了，结果杀伤弹没有爆炸，战士们都自己摸摸自己的腿脚，相互证实确实是活着的。觉得蹊跷，等小心翼翼一查看，杀伤弹的信管被取下了。真的是我们命大吗？然而谁也无法知道这一轮杀伤弹没有爆炸的原因。

看着史文云老人谈起那段战争是那样的激动且记忆深刻。我问老人还记不记得他的上级领导。

史文云老人囁都不打地说：山东人，张云山。我怎么会不记得呢。只是，他1954年归国，到了河南新乡市河南公安3449部队。1957年在开封学习后复员，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了。我回到云南省后，在过会泽邮电局、会泽商业局、省海联社组织部、东川市公安局迤车分局。后来又回到东川市迤车纸厂乡派出所，一干就是多少年，直到1987年4月27日从纸厂乡派出所退休，告老还乡。

如今，硝烟远去，那些牺牲者已魂归故里。而幸存者，史文云老人，带着战火深深的烙印回归现实、家庭、社会、自然。他轻轻捧起那一枚和平纪念章，他说，希望和永远带给人们安宁幸福。



## 彝乡花事

李成生

### 白草岭杜鹃

白云弥漫山巅  
迎接春天的花神  
婀娜的芬芳  
在山谷里轻盈流连  
曼妙的纤手  
撒一路芳香给人间  
五彩锦缎铺向云里  
任金马碧凤翩跹  
摇曳的琼枝丽朵  
是爱情滋润的原点  
花露滴出的歌喉  
吟一曲心颤和声  
沉醉路过的青春

### 昙华山马缨花

女儿是铺在山坡上的云锦  
她们的灵魂由花神引领  
呱呱坠地即以花树为盆沐浴  
踽踽学步就将花朵簪在头顶  
浪漫青春在花海里成熟  
成人礼最高礼仪是花仙冠名  
在鲜花簇拥下出嫁  
花径上渐逝一个孤独背影  
鲜花开启女儿一生的旅行  
她的归宿将被刻在花木片上  
以花神的名誉安放她寂寥的魂灵

### 黑牛山野山茶

春风的女儿回家  
开启爱情季节  
无数灿烂的魂魄  
在黑牛山的坡梁上聚集  
寂寥的山原绽放喜悦  
在古老的情歌中  
美丽的故事依然延续  
沁透花笺的音符  
唤来漫山霞霓  
装点属于爱情的岁月

### 五街洋芋花

秋风拂上帝的花园  
织就大山绚烂裙边  
白云撒在陌上  
染一片纯净田园  
篝火旁的舞踏  
是花事最高潮的表演  
如山的果实  
堆积出殷实祥和年

### 姚安荷花

牵手一万次  
依然只是初恋  
割断一万次  
仍旧藕断丝连  
坝子腔里透出的粗犷  
是我告诉你忠贞  
我是你裙角的粉丝  
一千年依然怀春  
青春年年复发  
绿草一样绵延  
很多生命匆忙草率  
只因不识青春箴言——  
活着，就要高歌坝子腔  
歌唱生命的永恒  
像茼蒿一般  
在污泥里纯洁勃生

## 春光明媚聊喝茶

云南云

春光明媚，闲聊喝茶。说起喝茶，有一个很雅的名字，叫“品茗”。“茗者”，茶也。龙井、蒙山云雾、君山银针、铁观音、毛尖……一、二、三、四、可排出一长串名单。至于“品”，那就更可以弄出一大堆名堂来：水质啦、容器啦、环境啦、心情啦……而且有些奥妙，“只可意会，不能言传。”

茶分红茶绿茶，我喜欢后者。

绿茶中，我钟爱那些来自山高山林密、云遮雾漫的边地茶。

这些地方，年年飘落的树叶，层层叠叠，腐烂发酵，将泥巴沤得可以撒出油来。这样好的山积土，别说是茶树，就是花中的仙品，也能养出来。

有了好土，再加上温和、湿润的气候、清静的山泉、浓云雾的滋养，种茶人的辛劳，茶树自然能枝强叶壮、浓绿肥美。

当然，好茶离不开精加工。新茶上市，先抓一把，猛嗅一口，那特有的清香，沁人心脾，未喝先醉。

据说，泡茶之水，是很有讲究的。现代工业的污染，使好水越来越少。而现代人，既没有雅兴更无时间为区区几壶茶，去翻山越岭地取净水。失望吗？大可不必！愚以为，即便是水龙头里淌出的水，只要经过净化，也能泡出味道不错的茶来。

盛茶的容器很多，金边细瓷器、紫砂陶器、水晶杯、磨砂杯……而我独选普通的没有任何装饰的原色玻璃杯。

一大把新绿茶铺底，滚烫的水当顶而下，分把钟内，茶叶肥大的茶素就舒展开来，成一片厚厚的、浓绿的草地，一如那些未被现代人光顾的隐秘的山坡。这样的山坡，很适宜于一群人

“哗哗”叫的“白云”，在阳光下舒服地眯着眼睛，想蓝天上的白云。这种情况下，那条永远的牧鞭，就能轻轻地打出绘画、诗歌、音乐等经典作品了。西部民歌之王王洛宾，不就是被这种牧鞭打出来的吗？

而碧绿、透明的茶水，则像一片澄澈而宁静的天空，非常适于休闲。想想看，假如我们被那些钢筋混凝土建筑物围困了，假如头顶上的蓝天被那些方形、三角形、圆形等屋顶切割得支离破碎，假如那些高高矮矮的大烟囱，不断地向纯蓝的天空喷吐着浓烟，暗中侵蚀着我们鲜活的肺叶，侵害着人类的健康，所以，这么透明的天空，是我们心之向往的呵！

悲与喜、张与弛中，仰颈畅饮，一片透明温暖的天空，就滑入你的胃。

此时，我脑醒目明，神清气爽，如紫气东来。在那些平日里一看就打瞌睡的哲学、美学、经济学著作里，神游一番，那滋味，是世界上任何声、色、味等感官上的刺激和享受都无可比拟的。那是一种异乎寻常的形而上的神游和享受，是用阳光抚摸伤口，用寂静打开天堂，用文字填平沟壑的过程，让人如痴如醉，欲罢不能。

茶与咖啡，都有提神醒脑的功效，但二者营造出的东西方文化，却迥然不同。从某种意义上说，茶代表着东方，咖啡则象征着西方。咖啡使人富于激情，能激活岩层下面的火山。咖啡里搅拌出无数西方自然与社会科学方面的大师，茶宁静淡泊，升腾出东方式的明哲，宁静出东方式的致远。茶滋养出有吞吐日月江河之大气的东方天才。

眼下，西方人渐渐迷上了喝茶。而国人在各种经贸与社交活动中，则把喝咖啡，当作一种高雅的时髦。

而我，则愿独守一杯清茶。

## 云南的花

孙敬

兰、昙花、兰花，还有吸水石、盆景，都会飞入寻常百姓家。每日，坐在兰花、山茶花旁，泡上一壶好茶，旁边挂一只画眉或是八哥，与花道中人一起交流花卉信息、养花的体会、云南本地地说一些奇闻轶事、财经新闻，是一部分云南人颐养天年、追求幸福生活的好方式。

买一把含苞待放的玫瑰花、浓香四溢的香水百合、星星点点的康乃馨拿回家插在花瓶里，让它静悄悄地开放、释放浓郁的香味，是云南不少爱花的姑娘、媳妇必不可少的日常生活内容。去机场送朋友、送亲戚、送领导，送上一把玫瑰花、百合花、马蹄莲、康乃馨，或是一小盒玫瑰花做的鲜花饼，既不会让客人感觉到有压力，又不失主人的面子，是伴手礼的首选。春节前，买一盆盛开的蝴蝶兰或仙客来、缀满花蕾的蕙兰、硕果累累的橘子树或富贵子、苍翠欲滴的发财树回家过年，吉祥喜庆，经济实惠，是很多云南人必备的年货。此时的花卉市场是一年当中最热闹的时候。在城郊开办苗圃，培植花卉苗木一直是方兴未艾的好项目。在医院附近开一家花店，是云南人传统的就业途径。结婚，车子一定要用鲜花来装饰，云南人叫“扎花车”。初春三月是罗平油菜花和各种野花盛开的时节，当地群众用油菜花和野花编扎成的花环，是最畅销、最生态的旅游商品。

用时令鲜花做食材，是云南美食的一大特色。天然、生态、环保，色香味俱全、低糖低脂、提神醒脑还益健康。春有棠梨花、苦刺花、石榴花、大白花（大树杜鹃的一种）、桑葚花，夏有槐花、金雀花、木棉花、南瓜花、芋头花、玫瑰花。它们多为野乔木或灌木花。有的采摘回来后，焯一下，用清水漂两三天，每天换一次水，待苦味或涩味褪去之后即可素炒、煎鸡蛋、煮火锅、烧汤食用。有的采摘回来后就可以直接加工食用。玫瑰花、薰衣草、牡丹花除可以提炼附加值很高的精油外，玫瑰花、桂花还是很好的糕点加工原料。将新采摘回来的鲜花捣碎榨汁液，用汁液把蒸熟的糯米饭染成五颜六色的花饭是云南少数民族群众传统的生态美食。

凭借得天独厚自然条件，把花做成招商引资、珍贵花木和高端生物资源研发、带动千家万户致富的产业，是云南调整经济结构、扩大开放、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有资料表明，在云南，有组织、成规模地进行商品花卉开发，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目前，产自云南的鲜切花已经占到全国鲜切花市场40%左右的份额。斗南花卉市场，日上市鲜切花300万枝、100多个品种，是目前国内最大的鲜切花生产、出口基地，95%的鲜切花销往省外，以及日本、韩国、俄罗斯、新加坡、泰国等国家，台湾、香港地区，在香港占有40%左右的市场份额。昆明是与广州、上海齐名的全国三大鲜花交易中心。许多中外花卉专家预言：云南有条件成为世界级的花卉生产中心。

## 交给春天的答卷

贾来发

每个春天来临，都会兴奋着我的情绪。春天，不只是季节轮回的重逢，更是我等待已久的艳遇。因为，我要在春暖花开的日子，用婆娑柳条，蘸着盈盈春水，去书写一份交给春天的答卷。

我千里迢迢，就为赶在春暖花开的季节，到山中看一场桃花绽放的盛情。这些山涧下、坡地上、小院中的桃花，一朵朵、一枝枝、一片片，像极了身穿粉红、浅红和深红衣服的仙女。春风吹过，树桃花翩翩起舞，好像参加一场盛大演出。我笔下的桃花，曾醉倒了一游子的情怀，也放纵了诗人的行吟：“粉脸红腮如霞露，千枝万朵尽披纱。春风吹处疑仙舞，抢眼山间树树花。”那些“灼灼花开满树红，枝枝朵朵衬蓝空”的百万媚媚，让我流连忘返，诗意涌动。“留春共我云烟旧，看尽溪穿落照中。”真的，若是这个“山水水皆春意，无限生机处处同”的大美季节，再添加些微雨飘洒，该是多么诗情画意；若是这片桃花，再飘过那个举“把花含着的红衣女孩，那种意境，不要说沉醉多少岁月回眸。

我呼吸着春天的气息，接纳着山川的灵秀，在行走中遇见心动的美丽。我总爱与春风共舞，与春雨共沐，与春花共悦。我喜欢春天的热烈，爱她磅礴的朝气。我不断穿行与寻找，我要把寡淡的岁月融入三月的甜蜜。

我从来不相信春天不会为我停留，也不会轻言放弃我对于诗和远方的追求。我要用深情的诗句营养春天的所有。而此刻，当我打开春天的大门，那种久违的芬芳，瞬间化作《我把春天种在诗里》的冲动：“暖暖的感觉真好/阳光照进的身体/一切正在复苏/我知道/春天已

经来临/我有一些诗句埋在冬天/发芽的语言就等春雨落地/我已准备好耕作的工具/包括情感、观点以及思想/我要趁着立春时节/把春天种在诗里/我知道，这些语言的张力/还须修枝、打理和杀虫/才能收获/就像秋天的金黄也必须穿过绿色的长廊。”

是的，对于春天，我已经迫不及待。为了迎接春天的到来，我以《咏春》为先锋，把诗投向刺骨的寒风。我在倒塌的寒冬声中，已经听见春天的脚步正大踏步地走来：风醒千山梦，春从屋外来。沿溪舒柳眼，夹岸笑梅腮。桃放如脂染，梨观似雪皑。东君关不住，一夜百花开。

我期盼把我植入春天的身体，因此，我“等在春天的路口/希望遇见我的你/请把我植入春天的季节/我要在春天里/种一地的阳光，耕一犁春雨/然后，以花蕊的馨香/筑一座诗歌的房子/用月光的轻柔/托你受伤的疼痛/请把我植入春天的季节/我将把所有的花朵/都灌满甜蜜的糖浆/在你经过的路口/举起酒杯，齐声欢唱。”

其实，若有春的到来，必有风的扫荡。四季的尘埃，落满谁的窗台/覆盖的记忆，早已期盼《春风》的光临：

闻声腾万马，势急众山摧/怒卷将翻海，柔依不起灰。

拉袖从地拔，带雨往空来/一夜狂吹处，春天赖送回。

春天，这个美丽的天使，召唤着我“为避天寒不守家，踏青人尽带朝霞。”即使春寒料峭，但春天的彩排早已拉开季节的舞台。“未穿湿地千条柳，早醉春风十里花。”是的，眼前的这湖春水，早已波光潋滟，映照着两岸红花，陶醉了早春的彩霞。我在湖边巡逻，也在山间眺望。山

水是我精神的远方，有多少梦曾在春天酝酿：

东风过处，绿遍天涯路。雨时晴生薄雾，更有莺声无数。

今日趁个清闲，踏青步带烟花。若许诗人落户，把家安在春天。我吟咏出这首诗，不禁感叹道：

“若许诗人落户，把家安在春天。”这真只是我心中的浪漫吗？可否得到春天的批准，如果真的可能，我会毫不犹豫，落户春天，然后携一卷诗书，酿一盏清茶，在鸟语花香中静看流云，欣赏落花。

屋后欢闻涧水鸣，幽栖每爱一身轻/聊将月色同诗种，且引烟岚入笔筒。

谢客读书花作友，登山探胜鸟呼晴/松声过处千峰舞，迎面纷纷向我呈。

这是我赶在春天到来的时刻，穿过烟水岚峰，在友人家中肆意惬意的咏叹。春日的山间，鸟歌蝶舞，烟岚缥缈。远远近近的风景，催生我《春日作客山中》的诗句。我羡慕谢公读书的乐趣，但也渴求水边垂钓的清闲。在《水库垂钓》中，我把一竿长线植入了春天的图画：

一线抛天外，今春我坐班/闲情当诱饵，直欲钓青山。

春天是这样地招人喜爱，多少年来，我和春天的过往早已融入了光阴的长河。我缺少物质的丰厚，但却多诗意的烂漫。此时此刻，我创作的对联就挂在了迎接春天的庭院门前：

辞旧迎新更壮怀，行吟处，歌飞大地，人奔小康，九州捷报皆传递；  
推枯拉朽真豪气，举头时，燕舞长空，烟染岚峰，一夜寒冬尽倒塌。

只是不知，我的这份交给春天的答卷，有没有满分的可能？



主办  
云南日报文体教科中心  
云南省文联 | 云南省作协  
永仁县委宣传部 | 永仁县文联

投稿邮箱 baaaa789789aaa@163.com